

卑南遺址考古田野實習心得

文圖·陳怡瑄

2010年春天，頂著「臺大考古隊」的頭銜，藉著必修課「考古田野實習與方法」的機會，我們參與了為期兩星期的「卑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短期考古發掘計畫」。在田野實習之前，我們都多半只是坐在教室裡、聽著老師講授著紙本上的知識，對於實際的考古工作仍一知半解。因此，聽著此次的計畫是到知名的「卑南遺址」時，除了興奮之外，更多了一份接受挑戰的決心，因它不僅是一場理論的實際演練，對我們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洗禮，更深層次地與考古學的知識建構更為接近。

如果考古學是由資料及其分析累積而成，那麼我認為，考古工作是因團隊合作而成為可能。這次的實習分作四個小組，而我和另三位同學兼“戰友”為令人憂喜參半的「第三組」。記得最初，面對著荒草蔓延的卑南二期發掘地，可謂第一次拿起鋤頭等大型工具的我們，使勁地將各種障礙物拔除以露出探坑的地表樣貌，隨後，在歷經多次定坑失敗後，「PNT023P50」的代號成功產生，它將與我們日後發掘成果豐碩與否息息相關。

然而，就像是電影情節般起承轉合，組員和我的心情在發掘前一星期和後一星期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衝擊如冬天洗三溫暖般冷熱交替。發掘前一星期，第三組的發掘探坑，好聽的說法是「十分乾淨無擾亂」，事實卻是「無重要的出土物」。欲求迅速探知此坑的真面目，我們只好以大型工具（如十字鎬、鋤頭、圓鋤等）大面積地向下發掘，這是十分勞力且考驗耐心的工作，因你永遠不知底下是否有無考古遺物，還是只是一層又一層的堆土。幸好，在這磨人的過程中，有當地資深考古大哥教導我們使用各種工具的技巧，雖然直到第12層仍無重要出土物，第三組在坑的層面修平及界牆的修整等人為可控制的部分都做得相當不錯，也博得老師、學長姐及同學們的肯定。另一方面，組員間也會相互鼓勵、相互幫助以度過這段過渡期，也幸好有這般的支持，我們才有可能探知未來一星期如排山倒海而來的重要發現。

從第十三層開始，也就是離地表將近130公分深的高度，我們開始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發現，成群堆疊的陶片陸續出土，雖然面臨著取出與否的兩難以及陶片易破碎的性質，然而，對比起先前純粹土色的層面來看，此時的情況可謂「陶片比土多」，這番發現著實鼓舞了整組的士氣，就連先前不看好我們的同學也紛紛表示驚喜。發掘後一星期，同樣考驗著我們的耐心，因陶片露出部分的修整需十分謹慎，且伴隨著大多數陶片仍大塊完整的特性，我們更應注重其分布、完整性等面向以供日後的研究分析。除了「瘋狂」堆疊的陶片之外，第三組探坑也有兩件玉飾、少量石器及骨頭的出土，這些發現越來越接近我們所認知的卑南文化，多方學者專家也開始就這些現象作出詮釋，然而，不論此地究竟於兩三千年前是何種樣貌，毫無疑問地，這般壯觀的景象已深深地震撼了我和組員們，如同電影的高潮段落令人興奮不已；然而，電影仍未散場，其餘韻仍舊留存。發掘進行到第十五層，因預定的田野實習時間



「陶片比土多」的盛況，使得組員必須更小心謹慎地進行發掘工作，並須繪製探坑圖以了解遺物的空間分布位置。



「陶片比土多」的盛況，使得組員必須更小心謹慎地進行發掘工作，並須繪製探坑圖以了解遺物的空間分布位置。

已結束，我們只能包袱款款地將目前出土的考古遺物載回臺北作日後的分析研究。因此，不論是還未取出的大量遺物，還是底下仍未知的考古現象，都留待日後卑南遺址研究團隊幫助完成了……。

在這為時兩週的田野實習中，我獲得的不僅是難得的考古經驗，將書本上的知識作應用與驗證，更多的是，了解到團隊合作的重要，如同先前所提到的，考古工作因團隊合作而成為可能，也才可能成就現今如此豐碩的發現與成果。這次的實習如同一次盛大的成年儀式，從室內走向戶外，象徵的是經驗、知識及文化的再一次茁壯。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學生）



臺大考古隊合影於卑南文化公園考古工作室
（攝影／葉長庚）

2010「卑南考古」臺大考古隊名單

領隊：陳有貝副教授、陳靜文助教

助理：尹意智、彭佳鴻、溫天賜、陳俊廷、葉惠媛、盧柔君、王儷螢、康芸甯

田野實習學生：

第一組：劉俊昱、關穎棋、陳品亘、謝依伶、李文窈

第二組：王雅寧、吳苑榮、黃思毓、朱珮繪、王韻茹

第三組：陳怡瑄、吳孟瑾、方怡文、陳姿吟

第四組：洪佳辰、王惇蕙、吳芴璇、高 芸